

国学经典
丛书

名家注评本

浮生六记

(外三种)

「清」沈复 著
唐昱 注评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国学经典
丛书

名家注评本

浮生六记

(外三种)

〔清〕沈复 著
唐芸 注评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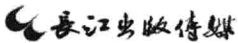
浮生六记(外三种) / (清)沈复著;唐昱注评.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国学经典丛书)
ISBN 978-7-5354-8045-3

I. ①浮… II. ①沈… ②唐…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清代 IV.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5465号

责任编辑:高毫林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4页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9千字

定价:2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缺乏的也许不是所谓的“革新力量”，而是“知旧”，也即对传统的了解。

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都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从先秦的《诗经》《易经》，晚周诸子，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骚体诗、汉乐府和辞赋，六朝骈文，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传统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流淌着多少滋养着我们精神的养分和元气！

《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经与典交织运作，演绎中国文化的风貌，制约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生活秩序。中国文化的基调，总体上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当然也是指导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还是先民传唱的诗歌，屈原的忧患行吟，都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性格、人伦大爱、家国情怀、理想境界。尤其是四书五经，更是中国人的常经、常道。这些对当下中国人治国理政，建构健康人格，铸造民族精魂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典是当代人增长生命智



慧的源头活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普及，近年来更在阐释传统经典、传承核心文化价值，建构文化认同的大纛下努力向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掘进。他们欲推出《国学经典丛书》，殊为可喜。

怎么样推广这些传统文化经典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前 言

本书收录的《浮生六记》以及冒襄《影梅庵忆语》、陈裴之《香畹楼忆语》、蒋坦《秋灯琐忆》都属明清忆语体散文。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到了独抒性灵的明中后期，小品文甚为可观，成为明清一代之文学。

忆语体散文在小品中可谓独树一帜，它以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因囿于礼教之故而绝少涉及的男女情爱为主题，作者通过追忆与其妻（妾）之间感情生活、日常琐事、游历记趣等来表达对美好爱情的礼赞，抒发对亡妻（妾）的怀念，蕴涵着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认可。文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深入灵魂深处地对自我内心情感进行解剖，透露出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识，在内容上对婚后闺阁情趣细腻真挚的描绘及对婚前爱情大胆直接的表露在文学史上都极为罕见。正如文学鸿篇巨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女性毫不吝嗇的赞美一样，忆语文人们对追忆对象也是赞赏有加，叹服不已，对女性的文学创作和才情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用自然的笔调塑造出理想的女性伴侣形象，体现出了独特的女性关注意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忆语体散文既是明清文学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又是明清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它一定程度地反映



了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文学思潮的变迁，以及封建社会末期婚姻家庭状况，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沈复的《浮生六记》无疑是忆语体散文的巅峰之作，也一直被后人所津津乐道。“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颇有些西派作风的林语堂先生说它塑造了一个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爱的女人；红学大家俞平伯少时便觉得此书“可爱”，后审视它可爱之处就在于“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迷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此书被一版再版，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也曾被舞台剧、电影所演绎，最近的一个版本便是北京京剧院创作的小剧场京剧，颇受年轻观众喜爱。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幸福的家庭往往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本书里的四对夫妻，沈三白与芸娘、冒辟疆与董小宛、陈小云与紫姬、蒋坦与秋芙他们都是琴瑟和谐的恩爱夫妻。他们的幸福婚姻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通过品读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许也能够找到通往幸福婚姻生活的途径。

目 录

浮生六记 · 001

影梅庵忆语 ·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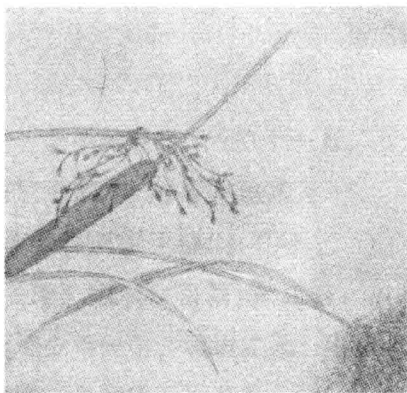
香畹楼忆语 · 149

秋灯琐忆 · 183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①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②，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③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④，即能成诵。四龄失怙^⑤，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

① 乾隆癸未：清乾隆二十八年，即公元 1763 年。

② 衣冠之家：官绅之家。

③ 《三百篇》：《诗经》的代称。《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内容乃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

④ 《琵琶行》：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

⑤ 失怙：失去父亲。



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①无缺。一日，于书簏^②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已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惟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③，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④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

① 修脯：干肉。即古代入学时学生送给老师的礼物。

② 书簏：装书用的竹箱。

③ 锦囊佳句：相传唐代诗人李贺每次外出，都背一锦囊，途中想到佳句，即记下投入囊中。李贺年仅二十七岁而卒，故下文说“寿夭之机此已伏矣”，暗示芸姊寿命不长。

④ 漏：古代计时用的漏壶。漏三下，即凌晨三点。

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啐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①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②，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③，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姬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④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

① 合卺：举行婚礼。

② 于归：出嫁。

③ 拇战辄北：划拳总是输。

④ 《西厢》：元王实甫著，写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明清时期曾是禁书，也是青年男女的爱情启蒙读物。

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①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曦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②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

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③。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受业于武林^④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

① 心春：心跳。

② 曩：过去，以往。

③ 转睫弥月：转眼就过了一个月。

④ 武林：杭州的别称。

人，梦魂颠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①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画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稟命吾母，携芸消暑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②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

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③。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① 清斯濯缨，浊斯濯足：出自《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表现出一种任意恣肆、自得其乐的意味。

② 射覆：酒令的一种，用相连字句隐物而使人猜度。

③ 入彀：进入弓箭射程之内，在此指入门。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激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①，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

余曰：“何谓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之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

① 姑射仙子：《庄子·逍遥游》中的仙女。

“卿欲以礼缚我耶？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鸿案相庄^①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②于“我取轩”。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

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撒果归卧。

七月望，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

① 鸿案相庄：形容夫妻相敬如宾。

② 天孙：织女星，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